

国际社会再度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明慧网】（明慧记者兰铃罗马报道）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至八日，梵蒂冈教宗科学院（PAS）举办的“器官贩卖及移植旅游峰会”，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系统负责人王海波的参会及发言，引起医学界、政界及媒体再次聚焦中共活摘罪行。

意大利参议院健康委员会副主席毛里齐奥·罗姆尼（Maurizio Romani）二月七日在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梵蒂冈邀请这样的人来参会是一个失误，是不好的事，但我们可以把这件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让人们了解中共的活摘罪行。”他说：“黄洁夫试图掩盖在中国过去发生的、现在仍然进行的罪恶。但是事实真相已经被揭露，这个多年存在的罪恶已经被曝光，试图掩盖活摘的罪行，就像试图说纳粹主义不存在一样。”

德国国会议员、人权委员会成员帕策尔特（Martin Patzelt）发表声明说：“欧洲议会已经对这种强摘器官进行了谴责。我们应该效仿意大利，针对器官交易实行更加严格的立法。”

意大利《新罗盘报》在二月八日刊出“北京利用梵蒂冈掩盖自己的器官走私”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在中国被摘取器官的重要受害者是因信仰而获罪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因此遭受了可怕的大屠杀。贩卖人体器官是中共犯下的另一项恐怖罪行。”

对于黄洁夫在会上声称中共已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并打击非法器官移植，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 法轮功学员2006年6月15日在欧洲委员会前做中共活摘器官的演示，揭露中共罪行。

Journal MBJ）引用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医学伦理专家、中国器官盗窃咨询委员会主任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的话：“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活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停止。相反，有证据表明它还在继续。”

对于涉嫌参与活摘的中国医生，世界医学界也作出了相应的制裁。国际肝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的官方期刊，《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日前发表声明，撤销中国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树森和严盛两人的论文，并终身禁止两人投稿。◇

纽约法轮功学员风雨中大游行 华人感动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正月十六，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美国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这天上午风雨交加带着冰粒，法轮功学员如约而至，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绵延数条街口，庄严而壮观。

民众被游行队伍吸引驻足观看，并纷纷拿出手机摄影拍照。一位看游行的中年女士几乎要流泪了，告诉记者：“很感动啊、很感动。”有民众对着采访镜头竖起大拇指喊“法轮大法好”，有民众很钦佩地说“风雨无阻啊”、“法轮功真好”。◇（左图：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布鲁克林八大道上行进，场面壮观，震撼人心。）

台湾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 癌症痼疾神奇痊愈

家住台湾云林的英文老师郑金莲，十年前因莫名的长期咳嗽影响教学，看遍中西医，也找不出病因，医生诊断的原因说是过敏。因怕自己的病情影响学生，郑金莲只好提前四年退休了。

退休后，郑金莲过着悠闲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定期健康检查后，郑金莲被查出得了乳癌。

当时她乱了方寸，到处找偏方，大约过一个月后，再到医院复诊，肿瘤已经进入二期，接受医生建议做了第一次化疗。

郑金莲说，做化疗时她身体变得很弱，非常痛苦，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勉强做到第六次化疗时，医生说她的白血球太低了，不能做化疗，再做下去生命会出现危险。就这样，她停止了做化疗。

这时郑金莲突然想起有位学生家长曾经向她介绍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并送给她两本书，一本是《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另一本是《法轮大法大圆满法》，郑金莲就在家看书，跟着书中的动作与说明炼起功来了。郑金莲发现自己的身体体能越来越好了，身体没那么不舒服了。到了定期检查追踪时间，她到医院检查，所有血液指标竟然都恢复正常了，医生告诉她以后定期检查就行了。

修炼法轮功不久之后，郑金莲有一次搭公车，因一个突然刹车，她在公车上摔倒了，右手脱臼骨折。医生

检查之后，因她患有癌症不敢给她开刀，包好三角巾之后告诉她，只能让手自行痊愈，大约要半年。

回家之后痛了十几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告诉郑金莲，在本地区要开法轮功九天学习班，邀请她去参加。于是郑金莲的先生连续9天开着车带她参加。

“第一天看完师父讲法录像之后，我的右手还一点都不能动。”郑金莲说：“等到第三天学第三套功法时，我试着把右手慢慢举起，能举多高就举多高，没想到慢慢地竟然可以伸直了，到第四天右手完全能动了，而且一点也不痛了，真的很神奇！医生判定6个月的恢复期，特别是那种难忍的疼痛，竟然在学炼法轮功三天之后完全消失，手竟然好了，真的令人不可思议！”

郑金莲还特别提到，除了癌症消失之外，连以前干扰到自己无法工作的咳嗽竟然不知不觉地也好了，到目前为止修炼法轮功四年多了，身体感到轻松自在，每天虽然只睡四个小时，却精力充沛，实在太神奇了！若不是亲身经历，真是很难相信。◇（文/李芳如）



■ 台湾退休教师郑金莲



医院院长感慨：真是奇迹！

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

当晚孙永千的妻子赶回家找人帮忙赶做寿衣，准备后事。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四日中午，孙永千被从医院拉了回来，抬下车时在场的人都说这个人不能好啦，脸色蜡黄，白眼球都是黄色的，肚子鼓鼓的，已经没有了人样。

当他在炕上略有知觉时，有人问他：“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你听不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他当时点头表示同意。把耳机放到他的耳朵里，让他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当他听到一个多小时时，身体出现了变化，开始又吐又拉，吐了半盆黄胆水。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孙永千的身体有了点力气，家人扶他

起来靠墙边能坐起来了。

可是子女们还是怀疑说：只听讲法录音，不打针吃药能行吗？八月十六又把孙永千拉到大连六院，交押金住院，押金已经交上了，可是大夫却不收，并说：“你们家存万贯也买不回这条生命来啊。”于是医院第二次判了孙永千死刑。

这回别无选择了，孙永千于是就天天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就在一天天地恢复。慢慢地，孙永千可以起来炼功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子女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又把孙永千送到瓦房店医院住了几天。

大连六院的院长听说孙永千还活着，都不相信，亲自来到瓦房店医院察看。当他见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时，感慨地说：“真是奇迹！”◇

【明慧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的孙永千，是个铁匠，修车补带，这么大的岁数还能干着年轻人的活，不但如此，他的身体状况是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壮，整个人的气色是白里透红。可他以前是被医院两次诊断无法救治、下了病危通知的人。

那是二零一三年秋天的一天，孙永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无力。女儿领他到普兰店医院（在大连市）检查，结果确诊为肝衰竭，住院治疗。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孙永千陷入昏迷，被紧急转到大连第六人民医院，在监护室抢救了一天，傍晚医院

三遭劳教 九江市的范路杰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范路杰，只因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遭到中共严重迫害，被非法劳教三次（共计六年半），妻子惊吓成病，母亲忧愤悲伤去世。

现年六十岁的范路杰，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向“两高”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范路杰在《刑事控告书》中自述遭迫害的事实（有删减）：

身心受益

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如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中耳炎，胃出血等疾病，多次治疗无效，身心痛苦不堪，煎熬度日。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经朋友介绍，我喜得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修炼后，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提升，处处事事都以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为准则。如一九九六年单位分房子，按条件我已分到一套好住房，为了缓解单位房子紧缺的矛盾，我主动把好房让给别人；同年，我主动义务承担公司职工宿舍外线路与仓库线路的改造，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遭绑架拘禁 刑讯逼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我遭受多次迫害，被非法劳教三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进京上访，后遭单位拘禁。第二天被送到九江市八里湖行政拘留所进行洗脑，期间物资局长以开除公职胁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遭到我的拒绝。后来，公司直接非法拘禁我两天，逼迫写放弃炼功的保证书。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再次进京上访，被北京房山区当地派出所绑架，刑事拘留十五天。五天后被九江市浔阳公安分局张某某等两人劫持回到九江。当时九江火车站布满大批武警，戒备森严，我被戴上手铐由两名武警押送到三里街看守所。整个过程被录像且在九江市电视台播放。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尊严的践踏。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被九江市浔



酷刑演示图

三次非法劳教 受尽折磨

十七年来，我被非法劳教三次（共计六年半）。每次均被关押在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迫害。期间我遭包夹监控、长时间的奴工劳动、毒打、几小时的弯腰罚站、“贴壁虎”罚跪（两腿极度张开跪在地上，上半身紧贴墙面，状如“壁虎”，裆部的肌肉撕裂般剧痛）、被强制睡在潮湿甚至流淌雨水的着地的木板上，地上老鼠成群、偶有蛇爬行。没多久，我从脖子以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疥疮加脓疮，痒痛难忍。冬天坐在凳子上做奴工劳动，屁股上的流脓渗过棉裤，时间一长就粘在凳面上，一起身，屁股就被拉扯掉一层皮，痛得钻心。长此下来，两脚踝骨处各烂出一个流臭血水的窟窿，两腿变成僵死的酱色。狱医潘某说再不医治就会截肢的。

第二次非法劳教期间，因我向劳教所递交了声明从新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严正声明”，就被强制加期三个月。我绝食抗议，遭到野蛮灌食，四人将我四肢强行按住，从鼻腔将管子插入胃中灌食，令我痛苦不已。在劳教期间我多次绝食，几度出现生命危险。

家人遭株连 母亲悲伤去世

在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我经受了最严重酷刑折磨，身心承受到了极限。我的妻子在恐怖惊吓中，担忧焦虑郁积成病，至今还没有康复。

因我被频繁关押迫害，我的母亲痛苦万分，整日哭啼不停，以泪洗面。因悲伤过度，加上惊吓，渐渐卧床不起直到瘫痪，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只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我及我的家人就经受了如此沦丧人性的迫害。◇

阳楼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抄家，我的大法书籍、磁带及录像带被抢走。我被非法关押在三里街看守所三个月，期间不给吃饱。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再次被绑架抄家。当时我家四周布满了警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及单位同事都受到惊吓，八个警察对我家乱抄乱翻，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手电钻一把、黑白电视机一台、液晶台式电脑一台、卫星接收机三部、卫星接收高频头十个、22K 电子开关十个、卫星接收天线 35 厘米一个及现金一千多元，还不顾当地的习俗掀翻我家里的床铺进行翻抄。当晚还从我身上搜走一部诺基亚彩屏翻盖手机。以上物品除电脑以外，其它被抄去的物品至今未归还。

二零零一年九月至十月，我两次被劫持到浔阳区公安分局酷刑逼供。两名警察掐着我的脖子往地上按，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吕江华抄竹棍朝我浑身上下乱打，还边打边说：“你这头还真硬，竹棍打上当当响，我心里真舒服。”说着就把我的头发拽几根下来。我身穿单衣、全身上下被打的斑斑伤痕像层层竹节一样。后来给我戴上手铐，吕江华又对我拳脚相加，穿着皮鞋将我的小腿踢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拳击我的胸部，使我几乎窒息。每次酷刑逼供时间长达三十六个小时，期间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一次我被铐在椅子上，浔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李副队长固定我手臂一处，用脚踩手臂另一处，整条手臂几乎要被踩折断。国保大队长高捷还胁迫我出卖人格充当特务提供所谓情报，遭到我的断然拒绝。

二零零八年六月我被劫持到三里街交通宾馆二楼酷刑逼供。



【明慧网】西汉的王温舒，年轻时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曾干盗墓等坏事。开始，地方上让他试做县里的亭长，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屡次被免职。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因擅长阿谀逢迎逐渐升为廷尉史。

王温舒到任后，酷暴少文，杀伤甚多，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朝廷将其廷尉一职免去，让他担任中尉。他重用一些奸猾官吏同他一起共事，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谁罗织罪名，而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很多人被逼迫致死，极少能够生还。王温舒玩弄法令条文，玩弄文笔设计陷害无辜；每次审案时，往往株连，有时甚至株连数百上千家。

他唯权是图，人称其有两副面孔，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那些被毫不留情杀死的人都是无权无势或不居权要之位的人，多是平民百姓。而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他又换了一副面孔，阿谀献谄。他

之所以能从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巴结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权势者面前，尽管他以察奸惩恶为职，但那些权势者即使违法乱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管，并千方百计地加以回护。正因为如此，很多权势者通过各种渠道，编造舆论谎称其业绩为其宣扬名声。

王温舒自认为官运亨通，在他担任中尉的几年里，他的爪牙都因其包庇豪强权门的机会收受财物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他通过各种手段徇私舞弊，罪犯花钱买命、向其行贿脱祸者屡见不鲜；对于籍没入官的财产，他也想方设法从中染指。恶事终有败露之时，后来，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而他枉法卖狱、陷害无辜、贪污受贿也相继被揭露。王温舒知道按当朝法律其罪当诛，自觉末日来临，乃畏罪自杀身死，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因犯法被诛，其党羽亦纷纷问罪获刑。

王温舒一味钻营，凭借手中之权来谋取一己之私利，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徇私枉法，却不知权势只是一时的，造业者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即使用尽心机、使尽手段也是枉然。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的结局，害人终害己，最终毁了自己而走上不归路，而其死后的冥报更是可畏。

古语云：“从来天运总循环，报应昭彰善恶间”，万事有因果，人在做，天在看。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教人向善，遵从天理。而中共邪党却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强制给人灌输无神论、与天地人斗、人人为敌的斗争邪说，目的是要把人带进罪恶的深渊；尤其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使社会道德沦丧，必为天理所不容，中共必自食其恶果，人作恶都要偿还。◇

身边故事

反革命原来是这回事啊！

【明慧网】前几天坐车，我遇到一位有趣的大姐。只见她靠着栏杆，拿着化妆品往脸上东一下、西一下地抹着。站在她对面，我不忍看那黑一块、白一块的模样，就告诉她哪儿没抹匀。她憨厚地笑着说：“我赶着去应聘，没来得及化妆。”我说：“化妆是对的，是尊重对方。”

大姐是去应聘保姆工作。我问她一般能干多长时间？她一一告诉了我。

我问：“你在那么多家工作过，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她说没有。问她上学时入过团、队没？

她说入过，只没入过党。我说：“入团时你签字、摁手印没？”她说：“签了、摁了。”我说：“那就是卖身契。近百年来，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么多罪恶，现在正在偿还对人民欠下的这一笔笔血债。谁去还债呀？就是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怎么还？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灾难。‘三退’就是退出党、团、队组织。这样索命的灾难来了就跟咱无关了。”

听我这么解释，她说：“那你也帮我退了吧。”

她问我：“有人说法轮功反党，

是反革命。”我说：“法轮功不反对任何党派，因为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反对的是中共杀人。你知道共产党嘴里的‘革命’是啥？不就是要人的命嘛。以前的历次运动不都叫‘革命’吗？革掉了那么多人的命。法轮功反对共产党杀人，共产党就说法轮功是‘反革命’。”

“哦，”大姐点着头说：“原来‘反革命’是这么回事呀！我退出团、队，也反对革别人的命，这下我也算‘反革命’了吧？”

“是，谁退出中共组织谁就是聪明人，做好人就能躲过灾难。”

我和大姐都笑了。◇

